

歷史空間

兩位皇帝對觀見禮儀的處理

我國古代臣民觀見皇帝如何施禮，是有講究的。據《周禮·春官宗伯第三》云：諸侯春秋兩季朝見天子，合稱為朝覲。《周禮》又詳細列出了我國古代「九拜」的跪拜禮：「一曰稽首，二曰頓首，三曰空首，四曰振動，五曰吉拜，六曰凶拜，七曰奇拜，八曰褒拜，九曰肅拜」。

這些禮儀到後來雖然有所增刪，但臣下見了皇帝要行大禮這一內容幾乎是千古未變。於是，皇帝見臣下跪拜在地，不覺得有甚麼不妥，臣下對坐在龍椅上的皇帝，也不覺得有失人格。一代接一代的皇帝，在「萬歲」盈耳的日子裡過活，臣民對跪拜的認可程度高得讓人吃驚。歷史上那些任人宰割的貧苦人，起義以後不管勝利還是失敗，先找機會過一把皇帝癮。

1792年，英國使臣馬戛爾尼觀見乾隆皇帝時引起的禮儀之爭，世人常常提起，最後是按中國方式「三跪九叩」了，還是按英國式的禮儀觀見了，中英的記載似乎並不一致。據英國記載，使團按照觀見英王的禮儀，單膝跪地，未曾磕頭。而中方大臣的奏摺則說「令該貢使等向上行三跪九叩頭禮畢」。(《乾隆五十八年英吉利入貢始末》)。

不管怎樣，禮儀的爭論，使乾隆極為不快，接待的規格立即改變。他在御旨中說：「似此妄自尊大，朕意甚為不愜，已全減其供給。所有格外賞賜，此間不復頒給。……外夷入覲，如果誠心恭順，必加以恩待，用示懷柔。若稍涉驕矜，則是伊無福承受恩典，亦即減其接待之禮，以示體制，此駕馭外藩之道也。」清朝自視為「天朝上國」，把廣闊的世界納入一個以自我為中心的朝貢體系之中，除了朝貢關係以外，對國際之間還有甚麼別的關係很生疏。公平地說，在閉目塞聽、故步自封的環境裡，不獨清王朝統治者會以自我為中心評價世間萬物，恐怕任何人都會如此。

據戴逸先生《乾隆帝及其時代》研究，早在順治時俄國巴伊科夫使團、康熙時俄國尼果拉使團到北京，就發生過類似的爭執。第二次鴉片戰爭後，中西交往越來越多，禮儀問題不僅始終沒有解決，其齟齬也越加明顯。清政府內部圍繞是否同意外國使臣觀見，以及觀見時的禮儀問題進行了兩次討論。

首次討論是在1867—1868年間，當時距離中英《天津條約》規定的修約期只有一年的時間，總理衙門於當年10月12日奏請飭下各將軍督撫會議外交事宜，其中包括觀禮問題。在16位將軍督撫奉命提出的意見中，一種是堅持天朝體制，反對西使以西禮觀見皇帝，將西方國家仍然視為蠻夷，認為華夷界限不能動搖，反對「自變其禮以委曲相從」；第二種態度則是同意接受各個使節觀見，禮儀可以西式或折衷中西，認為「必以中國之禮繩之，其勢有所不能」；第三種態度則是含糊其詞，不作明確表態。在各督撫的複奏附帶的幾位下級官員的條陳中，多數人反對使用夷禮，「彼族直犬羊耳，今必責犬羊以禮，禮亦不尊。」由於意見多種多樣，這次討論並未解決觀禮問題。1873年同治帝親政後，總理衙



■乾隆。



■李世民。

門認為西禮有礙中國國體，而西使使者認為跪拜有礙各國國體，二者相持不下。

最終清政府妥協，與各國使臣達成了以五鞠躬為觀見之禮的協議，但隨即在清政府內部就發生了一場爭論。如果說這種爭執毫無必要，那也不是用實際的眼光看問題。

凡爭執，總要涉及內外兩方，中方在爭，外方也在爭；同時，禮儀之爭不僅順治、康熙遇到過，就是在唐王朝，唐太宗李世民也遇到過同一性質的問題，歷史跨度很大。《遣唐使》云，大食遣使來唐，進馬匹方物。使者晉見太宗，「唯平立不拜」，但太宗以「大食殊俗」來解釋，並不見怪。這件事沒有引起軒然大波的原因，除與唐朝皇帝個人的品性有關，更重要的是唐王朝強大而不排外，具有堅定的自信心。

一個民族、一個國家自信力的強弱，不是看它是否敢於蔑視一切，更不是看它有沒有勇氣自我膨脹，而是明確地認識自我，堅定的相信自己，並且這種自信不隨環境而轉移。中國封建皇帝，包括乾隆、李世民在內，覺得外國應該對中國恭順，至少應須敬重。帝王們有這種想法毫不奇怪，也很實際。世界上哪個國家謀求的不是本國強大？哪個國家的領導人不希望本國人民富庶安康？哪個國家民眾不想受人尊重？

問題在於，怎樣一個做法才能達到既定的目標。李世民曾說：「自古皆貴中華，賤夷狄，朕獨愛之如一。」強調各民族之間一律平等。這樣的言辭，今日我們聽起來也許覺得很平常，但一千多年以前李世民就說出這個意思，不能不敬佩唐朝統治者對外政策上的開明。

富庶與開放是甚麼關係？或者說開放僅僅是為解決貧困嗎？人在窮困的時候，開放可能被當成富國的重要因素，但富裕之後也有一個開放的問題。比如李世民開明對待周邊國家，就很難說是因為窮困逼迫的，也不能說因為開放唐朝才繁榮起來；乾隆等帝王的閉關鎖國也並沒有馬上使清王朝由所謂的「盛世」走向貧困。

唐太宗的「開」和乾隆的「閉」，都是出於以自信——唐太宗覺得普天之下並不是「非我族類，其心必異」，因此沒必要拒絕交往。乾隆覺得，我是中心，都要對我低首縮頸——這是兩種不同的自信，一個是常態的、健康的，一個是病態的、自高自大的。

生活點滴

■蒲繼剛

聽歌曲《狼愛上了羊》

隔壁的小張20多歲，正是青春飛揚、熱情浪漫的年紀，經常從他的房間裡飄來現代歌曲，我都覺得欣賞不了，也許是自己40多歲，趨於衰老了吧。

但這天從小張屋裡飄來的一首歌曲，卻讓我來了興趣。優美的旋律，有點憂傷；直白、近乎對話口語的歌詞，讓人感到新鮮；而關鍵是作者的靈氣與驚世駭俗的想法，讓人產生了喜愛。歌曲的名字叫《狼愛上了羊》。說是在一個寒冷的冬天，一隻羊救下了被獵人槍傷的狼。狼很感動，然後就愛上了羊。於是牠們約定三生，共迎風雨，相互攙扶去遠方。因為有愛，所以牠們能衝破一切世俗，一切自然法則……

狼愛上了羊。狼能愛上羊？所以說它有點驚世駭俗。狼畢竟是狼，狼是要吃羊的，幾千年來，一直是這樣的自然法則。狼不可能愛上羊，羊也不可能愛上狼，牠們不可能穿透自然的法則、世俗的城牆。歌詞就是歌詞，當不得真。但作者驚世駭俗的想法，不受約束的想像力，卻讓我看到了時代的進步。

想起我們年輕的時代，無數沉重與保守的條條框框，讓我們畏首畏尾，甚至連呼吸都是僵化的，更別說能自由而暢快地想像。封建與專制的土壤扼殺了我們青春的想像力，讓我們這也不敢想，那也不敢做。那正是古老而沉重的中國剛剛打開封閉大門的時候。一首《鄉戀》，就讓一些人揮動保守的手、僵化的腦袋，大加討伐。優美、寧靜的《軍港之夜》，被人說成是女兵等妓女，並加以批判。

當少年的我們有了青春的萌動，我們一群男孩子到山崗上唱起《花兒為甚麼這樣紅》，突然覺得天地寬廣，心胸開闊，思緒飄逸，這事讓老師知道了。他無情地批評我們，讓我們寫檢查，說是不守規矩，說是小資情調……

我們年輕、放飛的思緒就這樣被扼殺了。那個時代的有些人，思想僵化到如此的地步，怎可能寫出《狼愛上了羊》這樣的歌曲？如此，不說成是要取消階級鬥爭，不分敵我。一首《讓世界充滿愛》，就讓一些人說成是抹煞階級鬥爭，混淆敵我，如果那個時代寫出了《狼愛上了羊》，該遭受怎樣的批判，上綱上線？

狼沒法愛上羊。但不知我們的祖先用怎樣的堅忍、智慧和想像力，讓狼變成了狗。狗當然是可以愛上羊的，並且可以去保護羊。但狼不是狗，狗也不是狼，狼最終讓人馴化成了狗，這一步之遙，卻又是天壤之別。讓這一步之遙，變成天壤之別，變成現實的是我們無窮的想像力。想像力讓理想變成了現實，讓多少不可思議的東西插上騰飛的翅膀，並穿越人類想像的極限，飛向無垠的星空……

借用一句廣告詞：「思想有多遠，我們就能走多遠。」確實如此。讓我們人類走下大樹，告別蒙昧，走向文明、智慧，並走向太空的就是我們人類的好奇心、想像力。而封建與專制，便是扼殺人類想像力的最大罪魁禍首！

甚麼時候都不能扼殺人類的想像力，包括《狼愛上羊》這樣的想像！



■李思柱

《愚公移山》這則寓言，出自《列子·湯問》篇，至今已流傳了兩千多年。千百年來，人們一直把愚公當作「苦奮鬥、戰天鬥地的典型代表」，而智叟則被當作「阻礙變革、投機取巧的負面教員加以嘲笑、批判。智叟的「倒毒」蓋因他不贊成愚公移山，直言愚公「不自量力，一愚不可及」。他批評錯了嗎？如果我們拋開固有的傳統觀念，認真剖析一下愚公的所作所為，就不難發現，智叟的批評不但沒錯，而且富有遠見！

首先，愚公想靠自身的力量搬掉「方七百里，高萬仞」的兩座大山，這既無先例，也不現實。事前，他對移山的難度、工程量的大小、自己力量的強弱等，都缺乏科學的量化和實事求是的具體分析，實幹中又拿不出行之有效的措施，缺乏先進設備；更沒考慮到氣候、災變等諸多不利因素；僅憑「一頭紅心兩隻手」、「一家人代相傳地（叩石墾壤）」就想把大山搬掉，這近乎天方夜譚。況且，把全部人力都投入到無限期的消耗工程之中，誰種地？誰織布？生產如何

發展？生活如何安排？孩子如何教育？精神文化的生計問題……如果連這些最基本的生計問題都解決不了，移山工程又如何能持久地進行下去？再說，而智叟為了解決交通不便問題，本來還有更佳方案可供選擇，比如修一條山路，或乾脆搬家，都比移山切實可行，也經濟實惠得多。愚公偏執不動這個腦子，又聽不得不同意見，一門心思要把大山搬掉，這不是「愚不可及」又是甚麼？

其次，愚公既然「面山而居」，那麼山前山後就不會沒有人家。「方圓七百里」內也不會荒無人煙。寓言中「鄰人」、「智叟」的出現就足以說明，他同樣生活在一個雞犬相聞的人類社會之中。因此，這兩座大山並不是他的家，造成嚴重的生態災難嗎？再說，按照愚公的邏輯，孩子生下來唯一的職業就是挖山，這樣一代代地挖下去，他們只會用雙手苦幹、傻幹，教育、科技、文化等全與他們無緣。可想而知，這是怎樣一些文盲充斥於社會、人類如何能進步，社會又如何發展，倘若這樣的後代果真「無窮」地延續到今天，又如何能在現代文明的世

古典瞬間

豆棚閒話

北宋「元旦」放假七天

北宋時期也過元旦。只是，當時的元旦是農曆正月初一，這天稱為元旦，也稱元日、正旦、元正、歲朝、年朝等。元旦是一年之始，宋吳自牧在《夢梁錄》中說：「正月朔日（初一），謂之元旦，俗稱為新年。」當時，不論是官方還是民間，都視之為大節日，《野客叢書》中說：「國家官私以冬至、元正（元旦）、寒食……為大節日，七日假。」也就是說，北宋時期的「元旦」相當於現在的春節，當時國家的「假日辦」要發出通知，給「上班族」放假七天。

在元旦的時候，在北宋的京城，宮廷裡要舉行大規模的朝會，皇帝要受百官的朝賀，人們稱之為「排正仗」。此時，常有遼、高麗、西夏、于闐、回紇等地的外交官前來朝賀。孟元老在《東京夢華錄》中說：「大遼大使頂冠冠，後簷尖長，如大蓮葉，服紫窄袍，金蹀躞；副使展裏金帶，如漢服。大使拜則立左足，跪右足，以兩手着右肩為一拜。副使拜如漢儀。……回紇皆長髯高鼻，以匹布纏頭，散披其服。于闐皆小金花笠，金絲戰袍，束帶，並妻男同來，乘駝駝，置兜銅鐸入貢。其中遼使臣朝見完畢，翌日要到相國寺燒香，次日於南御苑射箭，朝廷選善射武臣伴射。伴射得勝，京師市井兒圍攔爭獻口號，觀者如堵。」可見當時京城裡過元旦的盛況。

元旦這天的清晨，京城裡的家家戶戶都要早早起床，梳洗打扮，穿上新衣，走親訪友，相互祝福，把酒相慶。

從元旦這天開始，政府准許百姓可以在三天中參與關撲遊戲。所謂「關撲」，是一種帶有賭博性質的遊戲，參與遊戲的雙方約定好價格，用銅錢在瓦罐內或地上擲，根據錢的字幕的多少來判定輸贏，贏的人可折錢取走所撲的物品，輸的人要付錢。關撲可以賭得很大，車馬、地宅、歌姬、舞女，都可以作為賭資。

「關撲」簡潔明瞭，在當時的民間非常盛行。但只有像元旦這樣大的節日，官府才允許「關撲」開放，一般以食物、日常器具、果實、柴炭之類來賭。元旦之夜，有錢人家的女子或入場觀賭，或入店飲宴，《東京夢華錄》中說，這種事情「慣習成風，不相笑訝」。北宋時期的元旦這天，京城的許多繁華街道上都要結綵棚，擺放帽子、梳子、珠翠、首飾、衣着、花朵、領抹、靴鞋、玩具之類商品，還有舞場歌館，車馬來往，絡繹不絕。同時，當時也有許多飲食習俗，比如，大部分家庭要吃素餅。《東京夢華錄》中說：「（元旦的開封）皆煎餅湯以飲之，並燒糖芋，又辟除疫癘之氣。」許多人選「用柏一枝、柿一枚、橘一枚，就中擊開，平分食之，以為一歲百事吉之兆。」如此看來，北宋的元旦真是到處洋溢着節日的氣氛，非常熱鬧。

■王吳軍

為智叟平反

■戴永夏

■青絲

亦有可閱

深讀見益

細玩味，頓覺意趣叢生，所以不論早晚坐臥，都在捧著柳集而讀。縱然像蘇軾這樣高才卓識的人，也須狠下功夫精審窮究，才能正確理解古人文章中的意旨。

許穎之意，就是肯定深讀精思的重要性。讀書之重，在於理解書中的義理，而非只了解概貌，所以不僅要「手動」，還要「眼到」。蘇軾的《送安惇落第》詩云：「故書不厭百回讀，熟讀深思子自知。」提倡書要耐煩地多讀熟讀，務求融會貫通。並且，蘇軾還鼓勵讀書要有既定的目標，要向專門的方向發展。他在《又答王序書》中云：「人之精力，不能兼收並取，但得其所求者爾。故願學者，每次作一意求之。」認為人生有涯，精力有限，如果貪多務得，就容易嚼不爛，所以讀書人要有一